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吳中水利全書卷二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卜維吉

謄録監生臣江潮

吳中水利全書卷二十三

明　張國維　撰

序

序以述事凡水政大小事績之可紀及編纂成帙者竝有序亦全書之所應收也

唐

李華練湖頌序

土反其宅水歸其壑先王因流下而導之故曰九川滌

源因迤滙而瀦之故曰九澤既陂以疏天地之氣以利元元之用崇伯汩五行而殛羽山臺駘障大澤而封汾川洪範首之春秋載之地有廣狹事無古今大江具區惟潤州其藪曰練湖幅員四十里菰蒲菱芡之生龜魚螺鼈之産饜飫江淮膏潤數州其傍大族强家世流為田專利上腴畝收倍種萬劇淫衍自丹陽延陵金壇環地三百里數合五萬室旱則懸劫水則具舟人罹其害九十餘祀凡經上司紛紜子奪八

十一斷嗚呼曲能掩直強者有以得之老稚怨痛沈聲無告永泰元年王師大翦西戎西戎既馭矣生人舒息詔公卿選賢良先除二千石以江南經用所資首任能者是歲十二月二十三日拜前常州刺史京兆韋公損為潤州聲如飈馳先詔而至吏人畏伏男女相賀即日上無貪刻下無冤憤公素知截湖潤壤災甚螟螽臨事風生指其以復郡謗雷動山鎮恬然中明獨裁文之以禮乃白本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

韋公元浦中丞撫掌愜心如公之謀且曰興利除害得其人而後行非常之政敢歸叔父公乃申戒縣吏率徒闢之人不俟召呼忭從役畚鍤蓋野峻臯成蹊增理故塘繚而合之湖廣為八十里像月之規儔金之固水復其所如鯨噀射洶洶隱地雷闐泉中先程三日若海之彌望灝灝如吞吐日月沈沈如韞蓄風雨所潤者遠原隰皆春耕者飽憂者泰於是疏為斗門既殺其溢又支其澤沃瘠均品河渠通流商悅萛

賈人勇輸賦遐邇受利其惟比州每歲萌陰乘陽二氣相薄大雨時行羣潦奔流水勢所入盈而無傷龍見方雩稼蒙其渥時前相國彭城公劉尚書晏統東方諸侯平其貢稅聞而悅之白二事以聞詔書褒異焉彭城公宣命至江南捧詔授公公率元僚掾史令丞已下至耆艾西向拜首忻戴皇明人心上感天降嘉澤如有神祇昭協厥志公正直而和專靜而斷嫉惡宥過惠人察奸純鈞精堅百煉不耗伐冰之貴降

從士禮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宜其享福也吏人入賀公拱而謝之曰尚書劉公觀察韋公奉行王澤也鄙何力之有焉丹陽令杜孟寅東公之清白延陵令季令從如公之愛人金壇令胡玘稟公之成規及丹陽耆壽周孝璟百姓湯源等拜首而請曰兌為澤兌悅也水歸於澤而澤悅於人百年浸塞而公啓之臣哉鄰哉克諧帝休永代是式三縣無災若不碣而刻之則主命不揚於厥後後之人無以倚賴也華嘗

學古見訪為頌曰望沄沄兮視冥冥鳥闗魚樂葭菼生膏腴利倍起訟爭斯人怨抑痛無聲韋公正直動神靈百年游淀為滲清饑者飲兮病者寧詔書光寵恩覊榮劃然眊瞶復皎明追琢刻頌揚芬馨

元

秦約崑山州修圍政績序

禹貢揚州之域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考之簡冊則今日吳郡東南之地具是也然吳素

號澤國其稻粱樹藝之區一或隄防不固瀦泄不時則歲之豐凶非但繫之天時抑亦責之人事焉故國家守令之選必以農事繫銜重邦本也每歲東作將興之時所在州縣必擇官一員專職修圍蓋慮水潦之災而預為之備也是以丁寧告戒使其父子兄弟盡力畎畝以驗天時以服民事豈古所謂田大夫勸農之官者歟吳郡之屬州曰崑山田多汙下賦實繁夥嘗時修圍之官往往不過奉行典故而已豈知斯

民根本之所在也今通守郜侯尤以軍食民命為急跋履川原衝冒風雨故其勸勉程督民皆欣欣然具畚鍤荷蓑笠父詔其子兄告其弟樂於趨事赴功莫不以侯之心為心噫以一人究心而其農事有成若此則人存政舉槩可知矣是以侯之為政較之常歲修圍之外其增墾露田若干畝計賦若干石回視食人之禄玩歲而愒日者大有間矣侯才器宏博歴練優為嘗㕘賛江浙行省平章政事王公幕府籌策居

多今膺是職不過小試其大用之才爾樞庭藩省不日可以陞華進秩矣大夫士嘉其政績咸為歌詩美之吾友王山顧君仲瑛書來賔館俾予序次其事若其能守官箴勵志操此特士君子平昔所當為者兹不書侯名肅字彥清山東人至正壬辰夏六月朔淮海秦約序

明

宣邦直贈王貳守佐理開河序

有大德者必有大功於萬世其惟大聖人乎昔舜命禹治九州之水而先導河故書紀冀州既載壺口紀導河之始也蓋河源發於崑崙其流泛濫中國始固不免疏鑿之勞及水患既平然後人享其利凡九州貢賦若遠若近皆自河而至於帝國焉所謂一勞永逸其道固然也我皇上建都金陵今再周星矣以天下寧謐九夷八蠻罔不來賓惟東南漕運及商賈往來不便由丹陽而車載者有人馬之勞由鎮江而舟入

於大江者風波不測檣傾柁摧往往沉溺者有之乃
夙夜憂憫咨詢父老經久利便之道咸曰溧水銀墅
東壩之上舊有小河相傳自吳伍子胥肇開之欲以
攻楚不能而罷至宋孝宗乾道年間又命建康府經
營開之通判張維不能奉上意建言不便而止竊惟
萬世之功豈偏方小國之所能成哉今國家富有四
海無施不可事固有所待也皇上乃斷自聖衷命崇
山大臣統官千四百員夫丁七十五萬有奇東接震

澤西通南湖北至京師若干里刻日修鑿於是衆官各率厥夫競相事事若不知土之厚山之高石之堅者嘗觀東壩分水嶺間有土山十五里石岡十餘里萬夫如螘鉏鍤如雲斧鑿如雨鏗鍧震擊聲聞四埜不久已為通渠此非以逸道使民則民忘勞而功易就歟自今以往豈但東南貢賦之便其商賈而往來者西如川蜀北如朔漠亦無不由河以達建康而萬斛之舟泛乎中流雖烈風暴作亦蔑鯨波之恐至於

風寂水平其淨如練南船歌北船和洋洋乎詠皇上之功而莫知所以報之者其樂何極則吾皇上之功不啻舜禹益矣信乎有大德者必有大功於萬世也崇山國之勛舊名著旂常奉揚上命命官分工於衆官之内選其尤能者分掌衆工若貳守王子華氏出羣拔俗有幹濟之才既分工於東壩又督衆工於沙河邦直等同受上命開河銀墍黍在千四百員之列較其功則子華為多也子華嘗命工繪圖大夫士咸有

詩美之一日出以示予予不揣遂僭為之序云洪武
二十五年歲在壬申閏十二月三日會稽宣邦直書

方鵬治水成績詩序

聖人之業有以成之必有以保之故遍天下而垂無窮
遍天下至大也垂無窮至久也不可尚已其次足以
利一方而澤數世以幾於可大可久者其聖人之徒
歟夫震澤三吳之喉襟也由吳淞江由白茆港以達
於海猶自腸胃以至尾閭也善醫者理腸胃導尾閭

以快喉襟而疾去矣又調攝而愛養之使疾不更作可也且二水之當治夫誰不知役大費繁莫之能舉耳有其舉之則具文塞責姑應目前而無經久善後之圖不旋軫而前功棄矣今大司馬李公獨異於是方其謀始也集衆說以用中選庶官以分任而為之必勇及其慮終也丁寧告誡而貽之必遠防之必豫故先白茆次吳淞又次支流别委凡有相於二水者咸用底績所以成之也堰以障之閘以瀦之徒以守

之備舟制器以疏之所以保之也君子曰是役也不在成之之易而在保之之難公善法聖人者也吾其有勸乎其小人則曰公善醫國者也吾其瘳乎故今日則思而歌之他日則尸而祝之固吳人之情也雖欲辭得乎雖然疲民疵政天下皆是也所以拯救而康濟之者鵬於公有深望焉則是役為之兆耳因僭序於羣玉之左

薛應旂濬河録序

昔史遷書河渠班史志溝洫自禹而下皆盛稱李冰西門豹史起鄭國之功謂其能引水溉田以業農也夫農天下之本也泉流浸灌所以育五穀也五穀育而農事植夫然後衣食足而禮義興太平之治可保於無虞矣此其所繫豈微乎哉然而天下之以農為職者或因循歲月或茍且文具而其所以為乎農者多漫不知省是亦非不知職之當舉也盖以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而在下位者又難於獲上是故不好

逸而惡勞則遠嬉而避怨而農事往往廢弛流離者載道矣斯民將何賴焉淳安胡君道宗以賢良文學貢諸廷授丞吾邑職在治農公清勤慎視民事如家事川塗溝洫陂障圩塘丘陵墳衍港塹橋梁靡不悉心稽理而承委申請畫圖貼說率皆躬自相度協人情土俗之宜建經常久遠之計民不勞而事集財不匱而功成而吾邑之民旱潦有備豐穰可必是君之功利濟斯民者實大豈特如昔人所語不負臣而已

哉當漢大始間趙中大夫白公穿渠引涇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溉田四千五百餘頃而當時之民謌之兹武進之田九千三百餘頃視白公所溉不啻倍之使有為鄭國白渠之謌者舍君其誰哉故於是録樂為之序

沈啓吳江水考序

東南水政有書更何考焉考者考吳江水也吳江奚考蓋源委之要瀦洩之樞也何言乎要樞夫東南之水

源者天目委者東海相距數百里間瀠洄澎湃而值其中為吳江吳江邑也邑之西窪而廓如者為太湖承受源水之來邑之東紆而條如者為吳淞江導引委水之去太湖不能盡容也亞而為湖為蕩為漾為堰為潭為坑為池者二百有奇皆翕受而分瀦太湖之不盡者也吳淞江不能盡引也亞江而為川為瀆為溪為浦為河為港為渠為涇為漊為衖為浜為洪者千計有奇皆連絡而分洩江之不駛者也東南之

區莫是宼焉故曰澤國而邑當夫交會之衝苟有小水橐納獨先諸他郡邑是以歲之豐凶民之利害國計之詘伸恒是乎先節宣之法孰是為最故善觀水者觀吳江思過半矣觀之善者孰如古聖人其始之憂水也曰昬墊曰阻饑及其治之也決九川瀹溝澮後先有序小大不遺要其終厎於績也務奠居務粒務成賦中邦而後已修弛之間利害攸判天下治亂所從出也而肯末焉視乎哉繼是迄今知國之本

恒於斯者必寛農詔重農官以修水政以濟民饑以
裕貢賦吾未見其有改也迨至我熈明尤致重焉初
責守令繼總撫臣小潦必除徵堙必浚共享豐阜胥
忘德恩久而守令弗遑從役也添設倅丞撫臣難親
細勞也添設水部或憲司於是撫偕郡邑各有所委
水之利害不入於心矣官水者未必皆不舉職也每
或以節費汰冗疏而革之必待極潦大浸方請復設
寔後索衆無救卒歲河清之俟能免胥溺也乎方革

而設方設而革彼間設者客也暫差者寄也帶攝者他人之田也修節宣之政以為豫遠之圖者誰與無怪乎民逋日竄而督稅之使時遣而歲不能復命也嗚呼政修奚遣為哉議者猶歸罪天時而不察人政之未修隆久遐遺識無十一可憫也邇來湖承於源者賴堰壩之節也或崩或占奔潰日注而無掣江洩於海者在汀渚之決也或崔或葦淤淰日淺而不通猶之人也口鼻浸灌不停膀胱窒滯不洩胸腹能不

脹蠱以至於斃者幾希矣余歸田數年躬覩鄉國之艱芊不圖存後將焉考爲輯吳江水考四卷凡十條條間爲箋庶前賢之心與政不盡泯也若以不合於舊或陵谷移形名號易故猶水經之不同於職方職方不同於禹貢勢則然矣司農者執而裁制之斯考或不爲東南覆瓿也噫

谷繼宗刻單鍔水利書序

皇明永樂改元太宗以蘇松水沴是憂遣大司徒夏忠

靖公總籌督公取單書師其意東南竟弗魚腹至今
血食且京闈曾發策試華亭顧公清掇其言而對即
舉第一累官少宗伯野史氏曰夫天下之學莫大於
水故窮水績者通乎聖禹貢曰三江旣入震澤底定
入者入於海也水性必歸於海順也順其性而導之
歸行其所無事也故曰水之道也單子祖禹貢而作
書書成身退後世有述焉嗚呼單子身若屯矣其書
則昌蓋屯者命也昌者智也數竒而理符也雖然單

子之書論三州而止此其學未通乎聖也孟軻氏曰
禹以四海為壑夫推而廣之仁覆天下矣

歸有光水利書序

夏書曰淮海維揚州彭蠡既潴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
澤底定周禮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
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世言震澤具區今太湖也
五湖在太湖之間而吳淞江為三江之一其說如此
然不可不攷也漢司馬遷作河渠書班固志溝洫於

東南之水略矣自唐而後漕輓仰給天下經費所出宜有經營疏鑿利害之論前史軼之宋元以來始有言水事者然多命官遣吏苟且集之奏復之文摭引塗説非較然之見今取其顓學二三家著於篇

俞允文治水述

大理彭侯治崑山之三年考最居上天子徵詣長安以補臺諫之缺臺諫言官也夫言一人之得失莫若言國家之本政國家之本政莫重於財賦財賦莫重於

蘇州蘇州歲運之米四百萬石是國家倉庾也而財賦皆出於水田崑山蘇州屬縣也竊為俟言之昔司馬遷云吳有三江五湖之利而宋趙霖又云天下之地膏腴莫過於水田水田之利莫盛於蘇州吳越王錢氏有國百年唯長興一歲失稔享利甚饒比後頻遭旱潦屬者大水數縣滙成巨浸千斛之舟皆縱橫取路罕辨涯涘百姓斃踣萬狀莫能圖畫田薄民貧國賦每至空乏不繼古今利害相懸若此何哉蓋蘇

州地既低下而東北瀕海之地特高浙西六川之水皆流注太湖積水泛溢如貯盤盂謂之澤國禹穿三江導太湖之水竝入於海而水始定今三江唯淞江洩水為徑後世以太湖之水獨洩於一江其勢有所不逮故於常熟開二十四浦北達揚子又於崑山開十二浦疏松江之水東入於海民閒私港又不可勝數縣是高田引以灌溉低田賴以決洩至於瀕海之田雖高日懼鹹潮之害因作堰壩褁水不得外流而

渾潮日積諸浦漸堙法宜盡決堰壩近海置閘隨潮啓閉使有淺無入閘内港浦常得通流閘外淤河亦近易為力若堰壩既決浦閘既修茍非厚築圩岸一遇大水湖水隨風往來則壞圻低田與水漫漶此築圩揚岸之法尤為最要范仲淹云修圍浚河置閘三者如鼎足缺一不可故錢氏偏據一方專心田事蘇州有營田軍四部共七八十人又有撩清之夫是其享利之饒豈非人事之修乎蘇公軾云浙西水旱乃

人事不修之積正此謂也今洩水要處吳淞白茆等
諸浦大半湮塞閘廢圍壞水害日滋未死之民饑寒
失業而部使猶相踵追徵以至田事輒以國用窘之
格沮不行是使地無可耕之田民有失業之怨賦亦
奚從而出嘗考永樂二年戶部尚書夏公原吉奉欶
開浚其功最著正德十年又命工部侍郎李公充嗣
重加浚治水害暫息時三法未備終非經久之策爲
今計者誠宜朝廷不惜浩費博選幹臣推原水利相

度事宜舉行三法置官精理以至盡力之吏必令越次推遷則人知激勸建功必多朝廷無宵旰之憂而長有東南之利誠治安之策也方今三事謨謀緝熙帝載當無急於此者侯之忠廣必能昌言之余不佞敢以是為視焉

嚴訥蘇州府水利圩圖序

今天下以墾田當司農鉅供者蘇松為最蘇域介在湖海厥土塗泥利害以水圩岸者所以隄水而田即周

禮稻人匠人所掌塗防者也田甚下隰岸則陡立如城河循其外而中田焉禾在田雖芃芃起矣而河流猶出其上舟行者葢俯而窺也岸或尺隙莫禦而田且沛澤矣其田之最高阜去水遠而不及溉者則又終歲瀉鹵田在上下壤之間土厚而水深則號膏腴以其得水蓄洩可為旱澇備也而所為能蓄洩者以有圩岸耳歲苦旱則河之水續桔槔而上以入於田河不龜折田不乏溉歲苦潦則戽水出於河而岸障

之雖勞人力不盡待命於天自三江道湮疏釃失宜
恒雨注積而無從尾閭也水襄於岸寸而膏腴汩為
巨浸不能與下隰者論良瘠矣廟堂深惟國計軫念
民瘼枚擇憲臣專董水政而閩之林公實來公承簡
書之重躬橇載之勤周爰咨諏尋源徹委决壅導積
滌茹存滙塘之浦之涇之港之溪之閘之以為宣節
之大計者既殫厥心矣條縷其目知圩岸為節務而
修築焉卑令高缺令補廢令興薄令培而厚浮令杵

而堅規畫既定先有司而躬督察之東馳西顧不遑寧處自庚辰歲農隙始事凡閱歲而次第告成方歲之澇也故老相傳說以為正德之庚午嘉靖之辛酉以及於今顧辛酉之澇纔亙昏旦而漂没無算今雨浹旬彌月而民幸不悲魚者伊誰力耶先見之預圖而成勞之陰賜也公以拯溺引責而不以禦災伐功嗣厥胼胝聿觀厥成盖至兹諆及圩岸而公之大造民者悉巨細矣使公緒之就先三歲民將不知災而

且忘公力於何有然令而後其蒙福被慶何限也且圩岸之有無其利害彰彰也農民櫛沐蓐蔡罄室竭力於田而婦子懸命焉寧束手於一朝之患號呼奔走其傍痛莫之救而獨不為先事之備余恠而求其說矣每圩田畝姑以千計田其中者姑以百計百家之中有十不協力而九十家者修築之無益也農雖值有年僅給俯仰困於澇而轉徙者衆矣宜未暇為圩岸計岸土取於田岸寛則田窄小民愚不察其損

小而利大也惜不忍令令出於官何力不協遠近風行咸德上佚道之使永圖之懷誰不子來誰復惜小況公誠意感孚一時司牧者競體公心勸相多方視民之私計者功相萬矣故圩岸之利不難知難在公之悉民隱而為之任之也公績不磨而有紹之者民其永賴哉夫述禹貢書河渠志溝洫者古今稽之圩圖冊慮遠也公曩歲有事白茆所謂塘之者也余竊記之茲冊郡守朱侯示余而屬序以余郡人也雖不

文敘辭諸萬歷庚辰臈月之望

徐階松江府水利圩圖序

松澤國也水行田疇間若奕道然民因謂其田曰圩圩者圍也言圍於水也循水而堤焉者曰圩岸所以禦潦水使不得入又穴之以洩田中之水使注諸川也歲多雨或川流壅塞水溢於圩則田没而民以告饑故松之利惟水為大其害亦惟水為大而其政亦惟治水為急國初郡邑水利皆有專官又數遣大臣為

之經畫夏忠靖周文襄最著承平既久吏懈民狃水淤不流岸缺不補及倭患作而上下胥奔於兵由是田之圩岸毁踰半歲屢有水災民日貧且走四方而國之額税亦多負矣萬歴六年皇上特簡侍御史林君應訓督有司治之君乗單舸東傳於海西至於江中歴湖泖浦涇冒寒暑凌風濤相原隰之形與水之勢浚大川六支流四十七港浜之小者九十有一求圩岸之故迹盡修築之踰年功成民歸如市君曰此

其利溥矣然非藉無以訓久遠使勿廢檄吾郡守閻
侯邦寧圖而梓之侯以示余予曰禹貢揚州厥田下
下厥賦下上上錯則田之卑賦之重可知而禹盡力
於溝洫非有能益其卑去其重也今松固揚州之域
圩岸者又溝洫之遺制也則松之治水其道固無外
於圩岍之修築矣林君身督其成復計久遠而為之
籍其畝誠然籍可必恃以訓後乎自古天下事有人
則興無人則廢今而後懷仁抱義之士踵相接於朝

則君之成績雖莫為之述猶當有慕而繼焉矧其大書深刻炳然在乎予敢稽首為吾君吾民賀

劉光濟常州府水利圖冊序

昔太史公作河渠書首序大禹治水之績乃曰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乂安而與吳則通渠三江五湖夷考夏書所載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古今言三吳水利者無以易此夫三吳諸郡東南奥區也往者數被水患當事者議興大役開劉家港以入海開白茆港以

入江濬吳淞江南北兩涯以引太湖諸水拯治之法稱善矣然事竣則代後命臬臣兼攝人無專責而內地溝洫之政略而不講以故或湮或溢卒無永利而害乘之惟我聖天子臨御以來凡海內利病民生休戚罔不咨於良弼嘉猷虛懷聽納惟兹三吳水利上廑九重宵旰之憂萬歷丁丑特採廷議擇臺臣之有材識者俾之董治必底績乃代於是侍御林公應訓奉璽書祗受廟謨攬轡吳中遠稽往牒近訪輿論周

爰咨諏廵行於沮洳萑葦之區相其原隰遡其委源因天之時順地之宜疏滌壅遏以引以注爰條治田六事檄郡邑長吏率其屬以勸相三農皇皇焉車不停軌歷五載而丕績用成慮夫歳久而法弛也圖而志之是圖也刻之吾常者也常居蘇松上游其屬邑有五而地勢各殊昔人謂吳淞江被災宜多穿毘陵郡西洞河以分殺之正統間周文襄請築金陵五堰以障上水穿百瀆於震澤以導下流繪魚鱗圖以稽

畎澮茲圖則加詳矣總之一郡以提其綱列之五邑以挈其領疆界既明悉引之説若江若湖若氿若河若瀆若港若浦若蕩若浜若陂池若圩塍堰碧若隄防津梁埽𢈔之區罔不具列而五邑之地形燦然在目宜障也宜浚也宜疏也瀦也小者役以民力大者資以官帑精神心術之所運用殆為千百年計乎後之視今者按圖而索之可也而侍御公之績偉矣予恒竊歎朝廷設官興修水利以惠養元元而實効未

臻水患洊至民用阻饑至煩主上憂屢下蠲賑之令
捐賦額以恤之而後民困始蘇曷故哉夫任事之臣
狃於故常者小智也休於豪黠者保禄也責効旦夕
者邀功也監司不能責之長吏長吏不能責之僚屬
是以虛文相應負國而厲民今林公之涖吳也精白
乃心夙夜勤事予從田野間望旌旄一歲中按部者
凡幾而不言勞吾郡守穆公煒矢猷宣力輸共濟之
患偕其僚佐萬君輝暨諸邑之長吏從事於阡陌間

躬自勸相而不言勞是以利興害去臻乂安之績以對揚天子之休命兹圖也特其跡焉耳予承郡公之委敬為之序以告夫繼事者

姜寶鎮江府水利圖冊序

雲源林侍御公奉專敕領特差治水江南既五年且竣事蘇松常三府皆刊行水利圖說以紀成功而我鎮江則郡大夫龍谷王公取諸丹徒金壇及我丹陽三令長所撰述而總其條貫者也丹徒為鄉八曰崇德

曰大慈曰長樂曰義里曰平昌曰高平曰洞仙曰丹徒圖與說各二十有四丹陽為鄉十曰練塘曰壽安曰太平曰石城曰高妝曰桂仙曰永和曰永濟曰仁信曰尚德圖與說各十有二金壇分高中低為鄉三為區十圖十二而說則十焉中間水利在丹徒有山鄉有沙鄉其沙鄉有水有旱宜瀦宜洩宜隄防圖與說備矣丹陽金壇因地形之高下為幹支河港為洲為圩其宜瀦宜洩宜隄防圖與說亦備矣又中間為

橋為閘為岸凡有關水利者無不載開濬修築凡公所嘗規畫以底績亦無不編摹而纂著也屆期入梓龍谷公造予廬屬為序予惟鎮江之水利以漕河為先漕河以丹陽為先丹陽居丹徒金壇地之中受練湖之水以濟運也故丹陽之漕河以治練湖為先練湖上受諸山之水勢奔騰難於蓄而漕河居蘇松常上流地形高而易於走洩也故湖以治湖閘為先河以治河閘為先湖閘治令蓄河閘治令不走洩矣然

而運回船每梗湖閘不得閉故欲使運回船不梗河閘令得閉也以開武進之孟瀆河令放行運回船為先前時公常究心及此而僉同前撫按兩臺胡公郭公議孟瀆河開矣然而運回船不盡由以入也河閘治矣河閘上修京口下修呂城奔牛中於麥舟尹公兩橋兩設閘丞口以待下版閘水而今者則又創增陵口閘矣然而閘之不得閉以官舫往來恐猶然如昔也每冬月苦丹徒丹陽之民以挑漕河而我丹陽

之民尤苦每冬月之挑漕河也是果誰之責歟予惟
閘以蓄水閘可以蓄水而運苟有濟則漕河可以不
挑故使閘設而得閉也可蓄水以濟運亦可蓄水以
免民挑河然其事則惟撫臺與漕臺得專之盖撫臺
主起運漕臺主儹運運船空而回撫臺儻先期令曰
縣孟河入不縣孟河入於本船之官旗罰無赦河閘
當以時閉漕臺儻以先期令曰閘設而不閘與無閘
同閘應以時閉而或不閉也於本地方之所司罰無

敕閘閉矣運回船繇孟瀆河入矣如是又告總漕於淮亦無或有所異同而可否也湖之得以蓄者下於河閘閉而河之得以蓄者不走洩也於是漕舟無不通行漕事無不濟而丹徒丹陽之民可不苦每冬月之挑河矣此乃撫臺漕臺事也然則公獨無責歟蘇松常之興水利利於挑濬我鎮江他水利亦利於挑濬而獨漕河應挑濬乃利於不挑濬而法亦可以不挑濬也又何歟予又惟蘇松常之興水利也利農田

以足國課也為民以為國也我鎮江之與水利也他亦與三府同獨漕河求有濟於國運亦求無病於民生也為國亦以為民也公嘗勞心籌此矣顧漕河之水利公得與而不得專公所得專者公為之公所不得專者公告之撫漕二臺一如予言相與處官舫之往來講求為禁令務有以相濟而相成焉公雖不得專為亦猶公為之是則我鎮江水利之大者也諸如所當開濬而修築既經公規畫以底績郡縣諸公者

亦既一一奉行而編摹纂著之為圖說備矣備矣當無以予言為也是為序

徐栻三吳水考序

夫予江南非古所稱塗泥之域哉然謂厥田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則尤震澤初定時克貢未博也今國家財賦大半出是所關係鉅計至矣顧澤國源委上自天目下沿東海相距數百里而遥瀠洄澎湃百折而星流似未易窺其脉胳予自有四方之役嘗渡錢塘涉

豫章浮沅湘曁淮黄沂濟膠萊間試濬水工則念吾土利病視之獨難以地形平壙海潮上下不常每當潦集輒浩漫洊注四望湖海非若他有崇岡壘辟水速來可防禦宣引為也竊謂先正范文正公守吴郡首疏水利為要務予每乘間理棹遨遊目太湖之津煙慨雨澤之悠瀾尋三江之故道望禹跡之茫茫沉思久之博聞父老有曰是夏駕新洋昔夏忠靖所疏理也是秀州蒲滙澱泖諸湖水所經洩也是吴塘顧

浦劉河所瀦衍也是白茆青暘西湖毘晉陵所繇入江也是白鶴荆城孟瀆九曲所繇入江注海也爰稽傳志三吳之地惟常熟多有巨滙而白茆港視他水獨廣闊而順達於此導之使蘇常東北諸水皆繇此港以入海而震澤上源自可減殺横溢之勢信乎白茆尤吳中水利之要守者也今流注失宜高土浸以淪没而下者又致淤壅獨奈民生國計何予嘆曰是即禹貢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者與邇閲懐安林

公茂膺簡命治水茲土非底定之一會乎予撫豫章
公尹南昌共事治水卒賴宏濟大略以相成今公按
吳兩越歲河工告成出水利圖說示予乃熟視之何
盡我地宜若是悉哉公指顧中即貼貼爾席之安抑
何神哉蓋公行水之道與神禹智同而咨詢營度一
不出所云三江既入吳淞江為正派東婁二江為旁
支支派分而或疏或濬或節可次第施矣以故太湖
諸水注吳淞澱泖諸湖水注黄浦崑嘉諸水注劉河

白茆而陽城晉毘諸水悉便入江入海則水流道長蕩潤州諸水繇運河入大江則水源節公駐節吾邑督濬白茆復深且廣俾可停蓄宣導以入海連年大水得藉宣洩之力不至盡填溝壑者公疏白茆之功章章較著也大都並流不至妨礙野潢不至外逸平潮不至倒注要害之衝罔不疏濬深潤納巨浸而尾閭奔趨分支則蕩滌沮洳取滋灌溉濬畎澮距川已耳至疏旁渠築圍埂俾旱潦有備高低鄉咸利則悉

裁在治田六事中率民力任之官為量助督率綱舉而目張一勞而永逸吾江南民從此得免魚鼈焉詎非仁人大惠哉日者梯航克發以下下之土田半天下之供奉而國不稱乏民不告病而公且屢上蠲恤疏荷俞旨寬恤以蘇子遺公有大造於江南矣所著水利圖說為冊若干卷用以告夫將來官水者嗟夫治水猶醫治疾然圖說其方也視民饑溺繇已而抱康濟實心猶醫活人心也方策具在醫國者執而用

之以行其濟人利物之心要取經用於世間其所以康濟奕世者博矣底定宏勳將永賴之覩河流而思禹績公之明德遠矣哉他日薦承簡渥繇司空而宅端揆以告成功錫玄圭豈得擅美於前乎則有太常金石之勒銘者在固予夙所首薦知公期公者也顒以俟之

錢有威三吳水考序

皇上軫念江南水利命侍御閩中林公董理其事公至

之日釐侵决淤首闢漕渠既而念曰漕務誠重隄防

川澮一或不備旱潦薦臻民受其饑漕安所出乃相

地形披載籍决三江之壅鞍導震澤之委積其中為

塘為浦為河為溪為涇為港為溝為閘者百有餘所

悉加濬鑿條引縷析綱挈目張蓄洩宣節各有成式

俾民水不患汨旱不患槁公私並利漕計無虧詳具

諸名公圖序說中先是歲穀不登民雖知水然狃於

故常騷聞公議猝有煩言公毅然曰民可與樂成難

與慮始佚道使民久當自定遂䟦涉胼胝首當其衝決排濬導以次而舉厥有成績而又連值大水若將試公之功而信公之説者蓋聞諸故老東南水患正德庚午為最次則嘉靖辛酉以及於今顧辛酉淫潦纔及昏旦遂爾淪没乃今雨輒浹旬甚至彌月向使川澤不除有若往昔民之墊溺將何底止議者徒知洪水為災漂溺竟免而不知廟堂之規畫我公之濬導有以殺其勢而消其毒也豈陰受其賜而不及察

者與公乃不張功不避讓直以狀聞竟得賑恤尤人
所難而又以其餘日躬歷郡縣督率屬吏省廵阡陌
修築隄防務崇務廣災而不害余嘗課築農畝順流
而東涉沙湖邇新洋泛吳淞閱青浦往返二百餘里
得以遍覽公所疏濬處一一與圖符契兩涯削峙如
墉如櫛民將自此蘇矣昔周夏二公治水吳中民初
不便詢諸父老父老對曰相公開河功多怨多千載
之後功在怨磨二公斷而行之功施到今公踵其後

甫及三載民已愉懌然則歌功德者又豈待於千載哉繇是知事在天下患在不為安有為而不成者也

王禕登三吳水考序

吳故蛟龍之國三江五湖濱帶藪澤於古稱沮洳矣歳乙卯庚辰之間蚩尤旗出牛女霪雨累月百川横流阡陌壤者十五大司農奏課之不登天子惻焉憫元元之墊溺降德音勞問江南諸父老咸謂水政之不飭民庶鮮食以貽陛下憂於是詔臺使者出行水醲

渠決川如漢宣房勺陂故事今侍御林公有聲南臺
中籍甚羣公卿士相與推轂於朝俾爲督公既奉璽
書殫智術畢思慮上下原隰忘其胼胝繡斧所臨悉
召文武吏士三老嗇夫使前咨諏相度審厥形勢察
利病之原考通塞之宜爲之弭節迴車者再四而後
三吳水利之說一經一緯脉絡井如曲折縈紆爕若
掌上然且推擇羣吏指授機宜集胥徒陳畚鍤土石
陶冶竹木藁芻之費一一既具堙者鑿瀦者泄淤者

決半者濬且導蹊川入江蹊江入海而水之東下若建瓴矣大要合東南水利而論首天目而尾閭於海五湖心腹也三江腸胃也腸胃心腹病而首尾之脉離故復吳松之故道俾走海分諸浦之亂流俾走江吳淞為正脉東婁二江輔之諸浦又輔之在江南北者不同而治之之法亦異治江南之浦宜廣而深欲其引湖東注以壯此江也治江北之浦宜狹而淺懼其分水北趨以耗此江也凡易寒暑者幾而政平人

和羣僚底績謳歌載塗民有生氣公則恐然罔有德色曰使者之盡瘁於菰蘆力且竭矣其濟則天子之靈也廟堂之算也僚佐之賢勞也民氓兆庶之子來也於使者何有雖然其猶有周爰之二三策在繼今者非是曷取徵焉乃勒成為書十六卷使夫覽者若誦禹貢於軺中奏河渠於馬首公之功寧有涯哉夫水德之在天壤雖習坎成性而氾濫靡極涓涓失序禍終懷襄非夫略不世出之英疇克纘神禹之無事

鑒白圭之鄰壑乎後之行水者取公是編世世守之神明其意變化其說無徒枝梧苴塞以茍目前之安即七九之阨何損於堯湯而吾儕小人抑庶幾哉其幸而不為魚也已

陸化淳常熟縣水政序

水利全書者我耿侯三年中所講求於虞而實見諸行之規畫也虞之地三面阻海及江形勢極高一面控引上流及昆承諸湖以達於海又極卑卑利恒賜即

高區已號涸轍高利恒雨即低區已悲沉竈以常熟之名蒙常荒之實者隄防通而不塞溝渠塞而不通拱手以俟命於天故也是以築隄防浚溝渠並為治虞急務就二者較之隄防以圩以畝為量隨方塗葺隨時補苴無大壞亦無大興溝渠動色數區綿亘數十里不大興即大壞矣俟留心經世末下車時已洞悉此中隱情一經親歷端委畢見毅然引為已任參酌緩急次第興工工竣於此嗣興於彼意若謂在地

方一日且為地方辦一日事者而比報政則從來湮廢之跡已一一修備矣夫謹蓄洩以弭旱澇厚實也以一勞而博永逸遠慮也小人即朝不謀夕豈不亦自為糊口計而因循相仗以至今日大都為工費浩煩倉卒無所倚辦則當道為之梗尸其利乃欲避其事則豪強為之梗赴役者多服役者少則刁頑為之梗鬻法者多程功者少則吏胥為之梗甘苦之相畸勞逸之相懸張弛之相左則怨咨為之梗此五梗者

水利所以將興復廢名興實廢之大實也而獨無能梗係哉非不欲梗無可梗也向者經始福山塘人頗謂落落難合及三丈諸浦梅林鹽鐵諸塘漸次告成始相顧以為神功今觀此書中綱領節目則公之匠心操縱而坐觀其成已有日矣其役不逾時功臻永賴豈偶然哉士民易與樂成業已隨浚治所及伐石紀功東北際海西屬之江頌聲洋洋而是書實司左劵不可以無刻于其刻也余因僭題首簡庶幾後之

見是書者無替侯嘉惠虞民之志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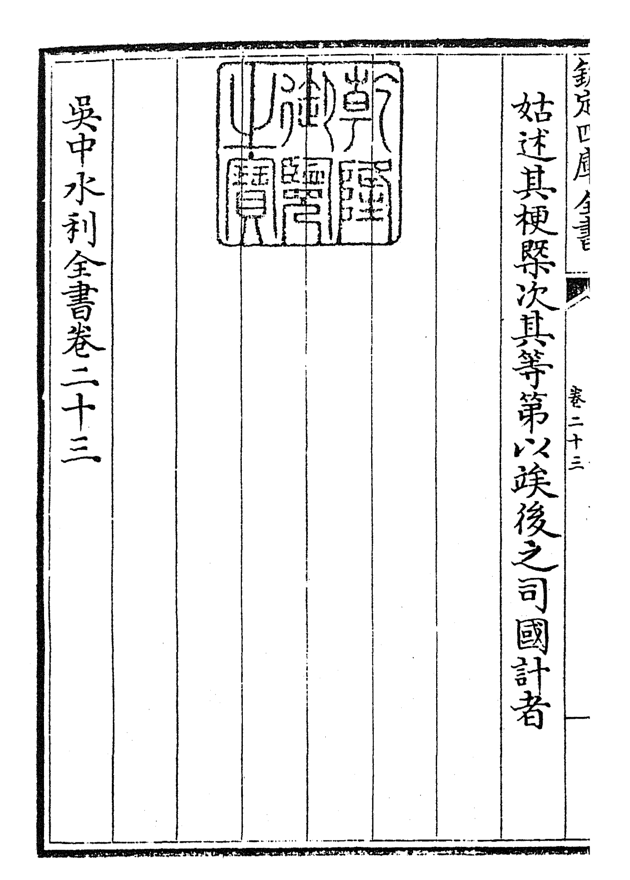
王圻水利考序

嘗讀夏書任土作貢而必先之以隨山濬川周禮大司徒專理貢賦而稻人所掌必先以瀦口蓄水以防止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至於匠人一職又專主溝洫澮川之廣狹以通田間水道是貢賦誠不可一日廢而水利獨可一日不講哉然古今譚水利者莫詳於禹貢而九川之道與三江之入並載盖舉

其重也盖重其貢賦之自出也自漢迄元英君察相何嘗頃刻忘東南水利哉皇朝定鼎燕雲一切供億仰給東南嵗漕天下四百萬石以充禄餉而蘇松常鎮嘉湖六郡彈丸之地所出殆居其半然一顆一粒何者不産於地何者不資於水而廟堂籌畫往往於修治漕河動費數百萬金而東吳水利棄焉若置即如吳淞一江之通塞係東南水利最鉅者啇及修濬輒以帑藏空虛為辭若論田間水道則盐以為不入

耳之談是經國者但知貢賦之所繇入而竟忘貢賦之所繇出坐令浦港日漸湮淺旱澇無繇瀦泄遂致霖雨數日膏腴悉成巨浸萬一經旬不雨田疇立見龜圻自萬歷戊子以來災侵疊奏逋課歲積杼軸既空催科愈急無惑乎人愁鬼泣禍亂之萌將有不可勝言者余生長海右頗熟地勢濬治之法亦非難事大都四郡水利在上流者不可勝計而大者止長橋百瀆五六所在下流者亦不可勝計而其大者止吳

淞婁江白茆等十餘所欲修水利當先要害惟先治
長橋等處茭蘆壅滯之地道太湖之水散入陽城昆
承三泖等湖而又濬吳淞婁江并大石趙屯等數十
大浦泄澱山之水以入海又開白茆許浦七鴉福山
等塘港以泄陽城昆承諸水注於江達於海又令各
縣分督各都圖導田間之水悉入於小浦導小浦之
水悉入於大浦則瀦者泄者兩無阻塞而農田國課
永有倚賴矣顧余老矣目不及見文襄忠介之盛事





姑述其梗槩次其等第以俟後之司國計者





吳中水利全書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吳中水利全書卷二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臣劉本立

吳中水利全書卷二十四　明　張國維　撰

記

自唐歷宋迄元凡興修水利記文並從紀載諸書搜采編次

唐

劉允文元和塘記元和二年

吳之數曰具區郡之大惟蘇州商為貨居農實邦本錫

貢多品厥田上中土宜在民地利乎水常熟塘按圖經云南北之路自城而遥百有餘里旁引湖水下通江潮支連派分近委遐輸左右惟強家大族疇接壤制動涉千頃年登萬箱豈伊沿泝之功實繇灌溉之利故名常熟歲無青焉洎貞元以來時屬大旱繇是填淤薦為塗泥而淪胥怨咨殖物痡矣郡守隴西李素字人原始覩蒔則曰在穿導之遂聞於本道廉使吏部尚書韓公秉文惟謹施德惠人發令為適觀風

悅隨人無間言言我得從政攝令吳縣主簿李仲芳稟其成規請事疏鑿於是參井邑之役則經費其力而長洲當三之一焉縣宰李暵復善供命乃計工量日候隰庀徒為利涉之宜蔽反壤之害詢蓄洩之勢增遠近之防人不告勞事為永逸先期而望表繩直不日而終朝子來塘開地中工畢泉出山澤作氣江湖發源積為長流實自新浙舟楫鱗集農商景從春秋有施水旱斯備嗟乎塘之堙鬱也久矣何壅之無

慮而啓之有時非體仁宏多應用高朗曷以越前所未暇逮今而行其志哉則史之決渠書之滌源以流其惡潤彼稿田況山川襟帶之廣林鹽沃饒之資規同九州殺列七縣其提刑底績固良二千石之能惟李公敏於直方精在損益為信安未半歲而吴郡餘一年焉政猶風行惠與時至文學備全清慎寡欲通貨豐財五行因之順下致理之實不其偉歟去歲諸方搆患而郡邑連陷公毆白徒以揑狂寇挺拔凶黨

修濬城池皇帝聞而嘉之俾金章與紫綬給誥垂美
必將大闡王度紹休朝廷豈惟與民分憂是塘之為
政也使人士以允文在公之宇備詳其事請刻於石
庶詞之可復銘曰瞻彼塘矣昔之所關物利乘舟土
膏其澤歳有堙塞時罔疏滌誰為澄流變為廣瀉降
是良牧猗歟隴西揆日爰鑿經旬洞開湖水南迤江
源北來旁分溝洫潛蓄風雷政可施利役無勞止力
均二邑功逾百里舟楫攸往田疇所視義實通方智

伻經始浚自高岍豈云隨山人歡在路魚樂于泉伊此化遠矧夫事宣立石川上維無窮焉自唐迄今通流如故

宋

童峴華亭縣開顧浦記慶歷元年

禾興郡領邑四號繁劇者華亭居其首唐天寶中析吳郡東境而置焉負海控江土為上腴其魚鹽之饒版圖之盛視他邑之不若也國朝重馭民之官宰是者

非名通閨籍秩在京寺則未始輕授慶歷辛巳歲夏六月彭城錢君以九棘丞來吏縣童君再調百里闕四字凡積政間有困仍未遑者闕思念窮乏顓乎改為如恐不及直縣西北走六十里趨青龍鎮浦曰顧會南通漕渠下達松江舟艎去來實為衝要平疇芳甸傍羅迤邐灌溉之厚民斯賴焉自𦿆山之陽地形中阜積淤不決漸與岸等每信潮吐納財及半道而止者垂三十年康定建元之後愆澤仍歲田無刈

穫傍人其咨捨舟而徒錢君惻然有浚浦便民之志首建是議明年春山青龍眺江瀾所來圖上其狀遂以議白府會府公集仙錢侯偃藩之初鋭於振舉周覽風俗憫時菑凶期於順成刻意溝瀆樂聞斯議深然其請乃籍新江海偶北亭集賢四鄉之民得役夫三千五百二十人府教以尉孫君專董其役既授成算乃克濟美庀徒之始患穀高民饑又重發官廪募邑之大姓洎瀕浦豪右力能捐金錢助庸者量其豐

約疏之於瀆誘言孔井喜輸叢來凡得錢一百三十六萬計粟之直頭會而晨斂之繇是揆日戒吿標明部分定幟臚呼荷鍤雲集澤門廢不勉之挟東山賦忘勞之詩興三月辛酉訖四月巳丑始於邑郛終於江滏增深四尺睪廣八丈無慮役工十萬二千九百五十畚土平道者不預焉距縣半里舊設堰埭壅其上流今則仍貫按圖經縣管塘浦大而居其最者五顧會是其一焉次曰盤龍曰崧塘曰趙屯曰大盈而

崧塘首源與顧會合俱支流股引聚凟民𢙞錢君又
諭墾田乘農之隙户出丁壯咸至顧會疏導之其或
歲苦淫雨水沴且作則敗去防庸縱其澶漫自浦而
泄滙於大川若驕陽盛怒藴隆為虐則瀦渟潮波分
注壃畎谿浦而入潤及千頃夫然則隂陽慘舒之權
歲時豐穰之候可移於人手何水旱之足慮哉爾其
大隄屹起素波盛滿煙霞澄滅乎萬狀𤄊淪朝夕而
兩至行商力穡者各適其便拿音㩦歌而歡騰其間

於是邑民之耄老鼓舞聚而言曰茲浦之堙為吾儕病久矣曩時字人者雖廉得利害而嗇於經費豈物有通否必待其人耶今吾寧以和惠浸人髓以鍼石去民瘼興壤起廢易於轉圜是舉也靡殘乎私罔耗於公因民所欲而利之則圖大垂久之制孰愈於是哉

胡宿晉陵濬渠記慶歷二年

常領四邑治吳西境晉陵戶二萬生齒十萬過江來東

列為大縣其土會之法田第九賦第七帛宜絲枲穀宜秔稻美川澤饒魚鼈太湖底定於其南大江繞出於其北閭民無事擅漁採之利以生其生有二浸之大而農不能引以灌迹其所以民非棄之顧上謀之未及究旅力之不能集爾天時稍或亢縮人心乖以焦窘慶歷之元高陽許君愜以大理丞治於斯既視邑事精䘏民隱審江湖之利可以活夫田也乃歎曰昔西門豹治鄴漳水在鄴旁豹不能用故史記譏之

謂其不足以言智今兹邑南趨湖北倚江據是美利田其舍諸委而弗謀大懼後世之嗤予也因環按四封周咨野老乃得申港戚墅竈子三港皆往時溉田之川中間廢不復治緒餘且在因作圖言狀列於外計且曰湖水可以灌戚港江水可以灌申竈計司移官覆視其利信然比得符文報從所請始籲厥衆開陳以利民飴其言恱以承使不戒而廪食具未幾而鼛鼓興其集如雲乃畚乃鍤自二年冬十月濬申港

凡三十八里引潮水抵城之西北隅朝夕再至為竈
子港去申港三十里自江口濬之凡四十里並趣縣
之東北不與申港合戚墅港東南去縣二十里自湖
口濬之凡九十里太湖之舟艑至焉三港之溉申港
最博縣大港之側聽民自射其便股引支水分注運
瀆東丞等十九小港以釃其利長波之所貫衆渠之
所殺變瘠土成腴壤穡於大浸暢於四支約凡溉田
萬頃計工二十六萬前後凡三月而罷役不加擾衆

靡告勞耒耨者賴焉網罟者依焉明年郡境仍旱渠田獨稔冒磧鹵生粱稻華穗薿薿清畎泱泱牛羊來思雞豚萃止野有高廩神有豐豆噫江湖以善利利萬物不私所利至矣哉從於政者猶夫川也擄能濟之勢操有為之資利足以培害足以剗棄而弗營者力非有之繇無志於民爾從是而觀高陽君之政其美志所潛惠化所孚在民博矣後之長此邑者尚監前良之勤恤百姓之欲嗣而濬之繩而廣之使繼繼

不絶則三港之利衣食兹土庸可竭乎

丘與權至和塘記 至和二年

吳城東闉距崑山縣七十里俗謂之崑山塘北納陽湖南吐淞江繇隄防之不立故風波相憑以馳突廢民田以瀦魚鼈其民病賦入之侵蝨相從以逋從姦人緣之以邀劫行旅通鹽貰以自利吏莫能禁父老相傳自唐至今三百餘年欲有營作而弗克也有宋至道二年陳令公之守蘇嘗與中貴人按行之邑人朱

珏父子相繼論其事為州縣者亦繼經度之皆以横絶巨浸費用十數萬緡中議而沮皇祐中發運使許公建言蘇之田膏腴而地下嘗苦水患乞置官司以畎澮之請令舒州通判殿中丞王安石先相視焉朝廷從之王君既至從縣吏拏荒梗浮傾沮訊其鄉人盡得其利害度長繩短順其故道施之圖繪疏曰請議如許公朝廷未之行也至和初令太守吕公既下車問民所愁苦蓋有意於疏導矣明年與權為崑山

簿始陳五利一曰便舟楫二曰闢田野三曰復租賦四曰止盜賊五曰禁姦商其餘所濟非可以勝擬期約故制役民以興作經費寡而售效速若其不成請以身塞責既而令錢君復太守嘗念所以興利之計喜其謀之協從於是列而上聞其副以決於監司乃誠庸力經遠邇興屯舍宿餱薪既成以授有司郡相元君實總之粵十月甲午治役先設外防以遏上流立横埭以限之乃自下流濬而决焉畚鍤所至皆於

平陸其始戒也猖風號霆迅雷以雨乃用牲於神至癸巳夜半雨息逮明休霽以卒其役人皆以為有相之者始計月餘蓋旬有九日而成深五尺廣六十尺用民力纔一十五萬六千工費民財若干貫米纔四千六百八十石為橋梁五十二蒔榆柳五萬七千八百其貳河植芰蒲芙蕖稱是計其入以為修完節民之餘治小虞自嚴村至於鰻鱺瀼治新洋江自朱瀝至於清港治山塘自南山至於東濬諸涇六十四浦

四十四塘六於是陽城諸湖瀼皆通而及江田無洿瀦民不病涉矣初治河至唯亭得古閘用柏合抱以為楹蓋古渠況今深數尺設閘者以限淞江之潮勢耳者舊莫能詳之嗚呼為民者因循而至此乎是役也自城東走二十里曰任浦崑山縣治其東長洲治其西以俗名非便於是議請更之曰至和識年號也建亭曰乙未記歲功也太守嘉其有成謂權實區區於其間其言必詳命之為記

蔣靜江陰重建黄田閘記政和二年

暨陽城北一里許有港曰黄田世傳以為楚黄歇開以溉田北引大江横貫城中南出於郭截蔡涇過嵍鎮至五瀉堰凡七十五里距二浙之漕渠而溉田頃以萬計皆資潮汐為膏腴昔人即港口置上牐以啓北江之潮又即蔡涇為下牐以節制旁浦之水於是旱無焦枯之憂霪無漂墊之患比年以來港浸及壞牐亦破毁大觀戊子徐侯申來守毘陵會命尹徐君克

邑丞于君溥踵至會歲事稍登人樂自效得錢三百萬市材命工以庚寅季冬下上陠之良址於舊基之北百步為之而成於明年政和改元之正月其版築剛實規制宏壯反觀舊址若坐嵬阜視培塿焉乃更濬上下流之積沙去支港之游土復以餘材作新下陠而闔境之民亡凶歲憂漕輸者亦省率而功倍矣

蔣靜江陰河港堰閘記政和五年

惟江陰地廣民稠為毘陵五邑之冠壤四高中下而旱

乾水溢比旁縣為鮮嘗竊怪之已而披按地圖大江横其北太湖處其東南而扼北江之潮汐釃其區之泛濫為河港以十數港之中又有港焉派而為溝洫滦而為畎遂若身之血脉失其節宣則病或乘之此天禧之崔屯田立嘉祐之楊都官士彦所以汲汲於横河市墩令節蔡港以為下軍政治之先而書諸國史形於褒詔記之楊蟠之文民到於今稱焉蓋導江水而南彼其最巨者縣黄田港㳂距五𨚗堰為漕渠

漕渠之東有河曰市墩又其東曰新河新河受令節港之水市墩承蔡港之下流皆北引大江南滙代洪港而震澤之餘波暨焉猶或治而不周崔乃西起漕渠中絶蔡港而東至令節鑿河以貫之於是從衡絡繹與百瀆相爲經緯而田之窪者仰旱者澤瘠者腴而介於江湖之間暨楊尤爲沃野此士彦所以一理前人之迹而百姓重饗其利也縣楊距今五十餘年横河故道堙没略辨市墩新河代洪港悉又反壤而

具區之水繇無錫而入者既不得洩北江之潮繇令節蔡港黄田㢈而注者又遏而不逝於是白鹿化成等十鄉之田頻苦旱澇而比歲六年之間秋賦之捐者五朝廷信賞必罰於民功尤重以承流宣化之官然或苟且歲月雖欲獻議而部使者沮不得為而生財之道裕民之術所以不能仰副朝廷寄委之意者郡邑外臺之罪也政和甲午縣丞楚通仕執柔患之乃行視水道謂利害之當興者莫先崔侯之所鑿與

楊守之所嘗盡力者然當創歸馬師唐市二橋之旁而仍堰邑東門之外以南洩震澤北接大江視二水之盈虛而為之啓閉則善無以加經畫既定乃度地計工圖其狀以陳而郡侯部使者遣官覆視久之閲歲復澇乃始得請遂因農隙且鈌食者取資於官時貸以常平錢糓得夫一萬四千七百六十七延袤深廣計夫授步二河一港同日皆作丞躬至其所察其媮惰激賞勸工者而食利之家爭出私錢以佐餔費

於是市墩新河代洪港環亘七十里所流逶迤兩旆宏壯其漑民田以頃而數四千六十作始乙未冬十一月辛巳而畢工十二月庚戌卜以明年三月巳巳將濬横河會知縣事王丞奉有來遂相與戮力自邑之回堰塘出建寅門東至石牌港凡二十三里皆令之所董蘇石牌以達令節凡二十六里則丞之所部合四十九里之所漑又為田二千三百一十三頃不逾月工就而東門之堰亦完總三河一港而計之田

之沾其澤者凡六千五百七十三頃有畸而昔之負載於道路今操筏而運之一夫可以敵百折商販之趨闗市徑且免於江濤而縣征滋以致遠故雖積工亡慮四十萬而民亦不以多辭散緡料亡慮二萬二千三百而官不以費嗇乃知令丞此舉不為無補於公私與夫職為民官而恬不以民為念者不可同日而語矣始丞之議是役或謂歲方歉民未可以輕擾而丞以歲歉之患政繇水利之不修苟佚道使民其

將勞而不怨至是邑人果以令丞功利之實相與礱石以待書余謂十目所視不待記而可知而崔楊偉績不蕪没而無斁則或在于是乃濡筆而識之俾鑱石以示遠云

楊炬重開顧會浦記紹興十五年

三江東注震澤介其間潦集川溢畎澮皆盈而浙右數被水患蘇秀湖三州地形益下故為害滋甚紹興甲子夏大水吳門以東沃壤之區悉為巨浸部使者飭

郡邑詢求故道導源決壅以洩水勢於是監州曹公以身任責慨然興歎曰吾嘗廵行屬邑講問民瘼亦既有得於此顧未有以發之也觀雲間之為縣連亘百里彌望皆陂湖沮澤當春農事方興則桔槔救野必盡力於積水而後能種藝是宜地勢愈卑當有支渠分導瀦水而納之海乃歴覽川源攷視高下詢諸父老謀之邑僚得顧會浦自縣之北門至青龍鎮浦凡六十里南接漕渠而下屬於松江按上流得故閘

基僅存敗木是為旱澇潮水蓄洩之限復得慶歴二年修河記於縣圃而知兹河興廢之歲月與夫淺深廣狹之制役徒錢穀之數判然察其恵愛之實有在於此矣葢歴百有六年浦久不濬而淹塞淤澱行為平陸遂以狀請於朝籍縣之新江海隅北亭集賢四鄉食利之民以疏治之官給緡錢而董以縣令簿尉公首冒風霜率先僚屬興工自十月二十有六日役三月而河成起青龍浦及於北門分為十部因形勢

上下為級十等北門之外增深三尺而下至鎮浦極於一丈面横廣五丈有竒底通三丈據上流築兩狹隄固舊基為閘而新之復于河之東闢治行道建石梁四十六通諸小逕以分東鄉之渟浸不旬浹水落土墳腙是自蘇山東西民田數千頃昔為魚鼈之藏皆出為膏腴豈不美哉役工二十萬用糧以石計七千二百萬錢以緡計二萬五千若其他凡見於前記者兹不暇録

許克昌華亭縣開通波大港建張涇堰閘記乾道

二年

蘇湖常秀四郡經渠數百畎澮數千脈絡交會旁注側出更相委輸自松江太湖而注于海而所入之道歲塡閼雨少過涯則泛濫瀰漫決齧隄防浸灌阡陌迺隆興甲申秋八月淫雨害稼明年大饑上臨朝咨嗟分遣使者結轍於道發廩賦粟以活餓者會有言蘇秀勢最下華亭尤近海十八港皆有堰捍潮可一切

決之四湖所豬水宜為斗門以便節減上覽而異之亟命兩浙轉運副使姜詵與令丞行視姜侯開明強濟誠愛果達既受旨即馳布德意諏訪故老周覽川野窮源委度高下審逆順取衝要盡得其便利以聞曰東南海濵之地視諸港反高雖有神禹不能導水使上也盡開諸堰能捍潮為害閘湖以豬水可矣將以決泄而下流猶壅塞無益也今宜濬通波大港以為建瓴之勢又即張涇堰傍增庳為高築月河置閘

其上謹視水旱以時啓閉則西北積水順流以達于江東南鹹潮自無從入也上稱善即丐以常平之緡贍其役且與守臣鄭聞會其事制許焉則相與庀徒揆日賦材計功纖悉周密費而有節既具以授之縣令侍其銓侍其亦健吏也始協謀終盡力威以柅姦說以使人一木一石一夫一工必手自賦給不可廋匿簡程視作弗容茍簡乃濬河自篛山達青龍江口二十有七里其深可以負千斛之舟因其土治高岍

護青墩傍故水所敗田數萬畝還為膏腴置閘於邑東南四十有八板板尺有一寸月河之長三千三百五十有五尺廣長有六尺凡濬河之工萬有一千二百金工石工木工畚築之工伐取運致之工總其數緊七倍於浚河縻錢緡九千三百五十四粟石二千三百有九十始于仲冬之朔凡五十有五日而畢蓋歛未嘗及民而民亦若不知有是役也於是耕夫野人相與來言曰昔也十日不雨吾倚鋤而待澤十日

而雨吾捧土以增防令四境之人自是知耕歛而已雨暘惟天可也惟吾君之澤而二三大夫之力吾儕鄙人也持牛尾抃蹈而歌嗚嗚言語下俚不可聽也乃為歌五章以遺斯民其詞曰水横流兮無津涯浩浩洋洋兮誰東之帝不寧兮謀臣來謀臣兮夙夜水滔滔兮迤而下不摩㷌兮但耕稼君王智兮如伯禹川后雨師兮莫余敢侮且決且溉兮介我稷黍我受一廛兮終善且有汝行四方兮曾不足以餬其口盍

歸來兮君王錫汝以萬金之畝帝謂兮三臣錫之福兮慰汝勤報吾君兮歲後天施我子孫兮彌豊年

童冶乾道治水記乾道六年

上即位之六年歲在丙戌詔遣轉運副使姜公詵按視浙西四郡水利與守臣條具以聞遂以八月次於江陰知軍事徐公蒧相與研究利病延見父老審訂其説曰江陰北臨大江地勢洿下潮汐往來浮沙停淖港瀆善淤夏秋淫雨浙西數郡百川竝委瀕港七鄉

竝湖三山低卬之田混為一區尋丈而增膚寸而落
十年之間没伙者一百六十七萬餘畝歲蠲秋苗以
一二萬計公私病焉故申港利港皆宜治蔡涇之陼
西通夏港大江之潮繇之以上下東連漕渠五瀉之
水以因之盈縮摧廢既久亦宜治乃竝銜上奏有旨
以丁亥歲興申港二役已丑歲濬利港輟馬御之資
以充經費越孟春正月鳩徒僝工兩役竝舉軺車隼
旟聯轡於邁撫勉存問衆説忘勞迨仲春二十三日

訖工起三河口以西浙抵江地與毘陵犬牙相錯分治其在吾境者二十九里深九尺廣六丈下流之廣幾倍焉用工三十六萬有奇㢘之故基距河差遠兩翼迫戱波流悍急易以頽壞乃移基竝東直抵漕渠斥而大之易木以石屹然對峙長各十有三丈四尺高一丈八尺洪之濶二丈三尺岸之西北滙為過𧖅分殺水怒土木鐵石之工萬有九百費錢以緡計者三萬二千三百有奇米以石計者一萬一千四百有

奇而二利興焉出陂澤為平疇變沮洳為膏壤七鄉歲入增十餘萬石毘陵諸邑固當倍蓰凡浙西之田陰獲利者又不知其幾千萬頃也蓋自嘉祐六年朝廷遣都水監薄相視河渠郡守都官郎中楊士彥建議開導擦柱等六河下及申利二港厥後水利不講且踰百禩而蔡涇閘壞已二十年矣至是工役洊興徐公曰動大衆建大利幸聖君矜吾民財用許出於官而郡止一邑調度不支且奈何重費大農乎再歲

於此擿姦欺汰浮冗銖積寸絫凡得緡錢一十萬非以備之絶將焉用建閘濬港既以是克且謂利港在毘陵之利多宜以屬之而江陰所宜增濬漕渠下通黄田以防汎濫絶壅滯預請於朝儲所贏錢六萬八千六百緡命郡從事王淙掌之以備他日工役之費報可聞者太息咸謂上不耗國用下不斂民財是舉也善之善矣姑叙顛末俾來有攷云

范成大崑山新開塘浦記乾道元年

隆興三年淛河以西郡國七大水吳之屬縣五崑山為甚長老之記以為三江具區占揚州地勢最下是為東南水之所都其東地益下為崑山又東愈益下海也故崑山常受三江具區之委以入於海其野甚平而善於霖潦時至則水多高居必以衡塘從浦疏瀹四出然後民得汚邪而稼之今歲久弗濬塗泥滿溝夫地愈益下而脈絡壅底則其沈瀦獨甚於他邑固宜明年春二月民大饑且疫皆仰哺於官河陽李結

次山適為其邑長思念水利未修則水害亡終窮也按農田令甲歳荒得殺工直以募役乃飾供上之羨若勸分所得為之糗糧扉履畚鍤號召前仰哺者一時麕至濬浦五曰新洋江曰小虞曰茜涇曰下張曰顧浦濬塘曰郭澤曰七丫曰至和五旬而告休用民之力役凡十有三萬四千六百有奇縻緡錢萬一千二百有奇稻麥以鍾計七千七百有奇而官儲不知公徒無所與焉余時備史官次山使來勾書以為記

余聞其土水患舊矣聞者朝議屢欲遣使發官錢用

諸費以從事論議藏有司充屋卒以事大重無敢承

命者次山獨能餓羸之餘嘗試之其績已不可揜後

有來者逢年而有餘力必且思前人之意彷彿其緒

而緝之隨水之變而為之救將終古無後艱此予之

所以欲書者饑疫之烈也延緣數十縣見大夫錯立

其間左奉食右執飲嗟餓者於路窮日力且弗給方

是時人其敢以從容修廢望其長哉有能買瀕死者

之餘力以舉是役君子謂之賢勞而黯然無傳僅與不為者相絶如毛氂耳事固有屈於一時而伸於後此又余之所以欲書者所謂至和塘者是姑蘇道也異時舟行則一長亭輒膠則折入其旁湖泖以達於郡盜區寒荒亡以衛不然遇禍不可勝計今雖暮夜猶肆行塘中如過舟枕席之上憧憧者身親蒙其利不可誣餘雖在絶遠僻陋之濵以一至和之親見足以信其餘之可傳此又余之所以遂書而不辭者是

為記

鄒補之武進縣重開後河記淳熙閥

毘陵郡城大抵西仰而東傾漕渠貫其中故水悉東下獨南水門受荊溪流注之惠明河道舜宜橋𨓆卧龍街抵迎秋門醜為二股一自月斜橋以達於金斗橋一自迎秋水門入經狀元橋略州倉後接於縣橋與金斗水滙地格勢禁不可前往慶歷中李公餘慶以國子博士守州始穿顧塘河經大市益引惠明水東

注之漕渠郡人既以漕渠爲前河遂指顧塘爲後河以其在互市間故亦曰市河云中稍填淤崇寧元年太守給事中朱公彦更浚之未幾復罹兵禍夾河民居蕩爲瓦礫悉推納其中又繼居者多冶鐵家子頑鑛餘滓日月增益故其地轉堅悍繇是河之不濬治者餘四百甲子間有勇於興作當官不爲去官而後太息者皆是淳熙十三年春太守四明林公實來既視事輒訪民間利害亟罷行之居復深念常爲東南

大州富於文雅顧令風俗不加於舊而文士日遜焉他日肩籃輿訪井落謂彼顧塘橋于州位為東南勢為喉襟此殆易所謂巽東南也文明以止者耶文明者不可使晦喉襟者不可使壅暇日合里居縉紳士道之後有出郡人道鄉先生侍郎鄒公浩所為開河記文歷道余公中霍公端友所以魁天下狀益證前說道鄉嘗受大學於河南二程夫子之門紹聖中為御史言宮掖間事睎死如歸寧媚此陰陽拘忌說耶

於是益思所以為經紀之具踰一年浮議揺揺幾為沮敗者數矣夏六月屬時不雨於濬治為宜乃蒐卒之羡斥帑藏之遺餘十月戒事仍令晉陵武進令丞四戍官護作役不浹旬河復故道袤三百丈闊三十尺深於舊為尺者五向之晦者日以白向之壅者日以闢煌煌乎繼慶歷崇寧循吏之懋績其不在兹乎然君子於是役也見公惠民之德四焉以議論者尚其決以力役者尚其神以文學者尚其明以舟楫者

尚其利興一役而四德具焉是宜特書大書以無忘

公德郡文學掾三衢鄒補之執筆晚其傍請書之遂

書以為開後河記公名祖洽官為朝奉大夫

鄭霖重修崑山塘記淳熙六年

至和塘自郡城東屬於崑山亘七十里北納陽湖南吐

淞江舊名崑山塘至和中調民興役始成故以年名

詳見丘與權所記淳祐中魏峻復修之以下闕十六字

天一生水水行乎地中

治之存乎人自排決疏瀹載於書於是五行以陳六府以修厥後河渠溝洫皆有志所以著因革明利害非徒紀述而已吳為澤國三江所滙脈絡貫通為湖為浦為瀆為堰為梁皆順水性之宜以便人之居者行者自郡婁門至崑山七十二里塘曰至和南吐新洋江北納陽城湖又有沙湖鰻鱺湖介乎東西之間唯亭之東二十五里隸崑山四十七里隸長洲支派連亘澱山湖吳淞江接顧涇黄泗浦以達於海自駟馬橋

至金潼橋乃新洋江陽城湖兩水交擊之會自黃墓頭至夾潮塘凡七里民竝河而居潮水往來淤泥易塞考之圖志厥初水勢澎湃瀰漫茫無畔岸行旅病涉田夫病耕自唐歷本朝至和三百年間接續用力經營始就水有所歸澤者瀦之淺者濬之岸以通乎衢堤以捍其衝橋以續其斷塘成名至和紀以年也然自至和以迄於今又一百三十年雖舊跡尚存柰何修治之功不加故狐鼠憑恃乘其乾涸攔絶作壩

遇有負載邀阻四出憧憧往來非復由行之舊則不
從新洋江出吳淞江斜塘以至葑門必自明水港鰻
鱺陽城二湖取蠡塘港以達婁門嗚呼艱矣哉颶風
急濤不惟有葬魚腹之憂陰霾蓄盜又有㒲紅巾之
懼方泉魏公峻以發運節領郡披閱獄訟莫此為甚
開藩半載周詢民隱審所欲惡知其尤無良害民者
乃遣官吏相度便宜復至和舊矩自界牌東至崑山
駟馬橋凡二十七里計三千四百二十一丈三尺西

至戴墟浦計九百五十四丈又自黄墓頭至夾潮塘七里計九百三十八丈五尺鑿淺通窒障狂植潰潮入於真義曹涇兩浦則捍之斷港無壅始於季春而成於孟夏富民爭出財以助工官無重費不越四旬而竣事公又慮港汊紛錯盜夫潛影鹽賈借逕以萃淵藪又於修葺之暇自漎橋至於陸涇港凡三十二處立柵三層防禦堅固禁不踰越共闊一百六十丈六尺用椿木長短一萬一千七百四十根横攔柵木

五百八十八丈四尺是役也約前後工費出於民者不計出於官者錢二萬二千二百緡米一百二石有奇是皆增至和塘之未有興於農時人不為病助以衆力人不為擾可以想輿情之所共趨不以役我勞我也昔霖作邑嘉定詣府白事經從數矣目擊其害慨然欲為戹於位卑而不能為逮今將常平揩職所當為又奪於所急而未暇為偉公之敏於有為而功成若無所為尤人之所難能者昔主簿丘君與權之

記此塘有五利便舟楫闢田野復租賦止盜賊禁姦商非虛語也自非有賢侯相望後先果孰任其責耶以時計之前乎有唐以至至和後乎至和以至於今人免乎登涉之險其間皆可考而知也夫因利致利者不可無憂民之憂者未嘗之豈其歷年之久曾不見邪庸詎知智及之仁不能守之勇不足以行之天下事功之不立豈但一塘之利而已哉愧予之未能幸有如吾志故書之以示來者云

史彌堅重濬歸水澳記淳熈十六年

南徐地高卬漕渠貫城中為西津斗門達於海以出納綱運昔之為渠謀者慮斗門之開而水走下也則為積水歸水之澳以輔乎渠積水在東歸水在北皆有閘焉渠滿則閉耗則啓故渠常通流而無淺淤之患歲久澳廢渠亦告病余至視渠湮塞且盡斗門不開公私之舟跬步不進率由江陰五瀉而去父老言二澳不可不復亟按故蹟水為居民膠固盤錯獨歸水

瀆而隄防畧存瀆之西南則轉般倉東北則甘露港引而環之倉垣因以護倉受者在渠給者在濠以便綱運之出納引而接之甘露別為斗門以通於江亘三水為之長壕於是度工改修歸水故閘以通於渠其倉壕則取其土以廣倉垣之北規為廣闊益受灌輸其達於甘露港者則為上下二閘且慮其不足以容多舟也視閘之址有陂澤則又通之為秋月之潭以藏舟焉其下閘之外則濬浦百八十丈容舟浮江

乘便艤泊以避夫風濤之害

陳伯廣練湖增置斗門䃌函記淳熙十六年

自闕二字合八十四流布為辰溪自辰溪而為練湖湖又自别為重湖隄環湖四十里而築高於舊者六尺加厚四十尺而半殺其上舊䟽為斗門者五為石䃌者三為石函者十有三皆以備蓄洩也今加板於䃌十有二寸加函之管數倍之而易斗門之柱以石者抵函之數均用民力二十一萬六千二百九十有七總

爲米一萬八千八十一石爲錢二千一百三十一萬四千八百皆有竒而錢出於郡帑者五之三鳩工於冬之十一月越明年三月朔而畢其役

王應麟毘陵重浚後河記淳熙二十五年

毘陵爲股肱郡文物彬蔚太守四明史公以儒雅飾吏事謂郡城之南曰後河實繫斯文氣脉自淳熙間太守林公疏濬之後積以填閼公昔爲尉時講聞利病甚悉二十五年來守亟欲疇初志乃撙浮費以度工

而民不擾率伍籍以賦役而民不勞濬源釃流無所
壅塞再閱月迄事計功程七千八百有奇費緡八千
五百有奇東西三百餘丈照舊深七尺士民訢勸焉

陸游重修武進奔牛閘記嘉泰三年

岷山導江行數千里至廣陵丹陽之間是為南北之衝
皆疏河以通餫餉北為瓜洲閘入淮汴以至河洛南
為京口閘歴吳中以達浙江而京口之東有呂城閘
猶在丹陽境中又東有奔牛閘則隷常州武進縣以

地勢言之自淑為是餫餉河時是三閘已具矣葢無之則水不能節水不能節則朝溢暮涸安在其為餫也蘇子瞻常過奔牛六月無水有仰視古堰之歎則水之枯涸固久地志槩述本末而不能詳也今知軍州事趙侯善防字若川以諸王孫來為郡未滿歲政事為畿内最考古以驗今約已以便人裕民以束吏不以難止不以毁疑不以費懼於是郡之人僉以聞為請侯慨然是其言會知武進縣丘君壽儁來白事

所陳利病葢明侯既以告於轉運使且亟以其役專畀之丘君於是凡問前後左右受水之地悉伐石於小河元山為無窮計舊用木者皆易去之凡用工二萬二千石二千六百錢以緡計者八千米以斛計者五百皆有竒又為屋以覆閘皆宏傑堅牢自鳩材至訖役閲三時其成之日葢嘉泰三年八月乙巳也明年正月丁卯侯移書來請記予謂方朝廷在故都時實仰東南財賦而吳中又為東南根柢語曰蘇常熟

天下足此閘尤為國用所仰淹速豐耗天下休戚在焉自天子駐蹕臨安牧貢戎贄四方之賦輸與郵置往來軍旅征戍商賈貿遷者塗出於此居天下十七其所繫豈不愈重哉雖然猶未盡見也今天子憂勤恭儉以撫四海德教洋溢如祖宗時齊魯燕晉秦雍之地且盡歸版圖則龍舟仗衛復泝淮汴以還故所百司庶府熊羆貔虎之師翼衛以從戈旗舳艫相銜然後知趙侯之功為國長慮遠圖之意不特為

一時便慮而已俟吾甥也請至四五不倦故不得以

衰耄辭

謝原平江府重濬運河記嘉定十年

平江郡闉有城四十七里夾以兩河環帶中外涇源港

脈在在流通歷時變遷主聚蕃塞植蘆託處遥遥河

流失其故道雨潦時至逆遡不行上者湫濕下者沮

洳漱嚙之害幾及公廡歲丁丑侍郎趙公出藩於此

曾未踰時州民以開濬涇河為請公於是亟為民條

列其事於部使者乃約經費量公力捐公帑之餘聽富室之助役以募名用從官給無科犯之擾而有偕作之樂基事於秋閱月而功以畢矣前後以工計幾二萬而糜財凡三千餘緡自錦帆涇經始衡從四丈出跨橋五十有五為河一千一百九十丈有竒淺深廣狹以丈為率而隨其地勢稍有損益室者既通淤者既行源達派流脈絡相貫瞨則導清流而繚於中潦則釃游波而洩於外以利通濟以備農田其功不

既遠哉

李皐鎮江漕渠記嘉定十年

嘉定甲戌仲冬有詔京口漕渠歲久堙閼爰命守臣史公彌堅總領軍賦錢公仲彪行視疏瀹三公程功計費列上於朝越明年春賜可乃擇良日分飭王旅會於渠上畚梮雲興綆鍤麇集統師監督相率勸功自城南以抵江口為里者九先是居民侵冒臨涛刮腐輦壤布於近岍一雨驟至旋復淤渠今分積塗泥高

埒卯頭竝渠之家咸歸所浸開空沙瀫呈露垠涯層

碕修聳清波演溢閘舊有五乃命更葺跨渠而橋前

後唯六公曰惟城之東歸水有澳以滙積流堙壅既

入復命疏鑿折而西抵通津門回環軍廪東行由甘

露港注之於江復建二閘以時啓閉由南城入抵朱

方門悉甓其岸由城南出達於吕城間石其途挽夫

上下妥視安行以至市溝蠲濁而清東抵黄泥浚淺

而浚小利微害隨力所及以興以除迨及奏功甫一

周旬民不預知官不告勞豈唯輓餉繫此之賴流惡達壅宜民孔多

蔣惟曉江陰開河記嘉定十二年

嘉定己卯春邢侯壽以扈承出守越明年乃濬九里河以疏游土會水澤腹堅而漕河亦病於膠舟爰即其所酌從其宜命縣令張君宗壽董其役起自崇鎮之櫞橋極於青陽之層墅地以里計者倍十而徭役以鄉受者纔四而足面之濶為丈者八底則五之深如

其底十之一又自棎橋而上逆於朝宗門陸續鳩工城内外河築頓還舊觀是役也為丁夫九千三百二十有七始事於仲冬晦歲除而工畢

康舉之招真治記淳祐十年

邑去江不及程陂湖溝澮之積自南至者傾入於江江潮既應則迅瀾流逆於市橋下二水相制移時不能去可想矣自紹興丁卯至今百餘年來淤浦淤塞至成委曲僅一線之水既無復開導而陂湖又多包圍

成田故水則下流不能遽泄遂決溢以成淹浸一或告旱而上流去水愈遠易成乾涸浙西提舉徐誼所謂昔之中田今為上田昔之下田今為中田昔之草蕩今為下田是也極於寶慶之水嘉熙之旱無所措手大為邑民之病然則任斯邑之寄者水利源委盖不可不熟講云

元

陳僴重修練湖記大德九年

練湖之興其來遠矣繇晉及唐迄於今廢而復壞而修者不可勝紀每一役輒劇勞甚費乃克底于定其最近而可考者淳熈之役用工人二十有二萬六千三百九十有七米萬八千八十石錢二千一百三十一萬四千八百有奇其汗漫狼戾如此雖曰為民興利除害然妨奪庶務耗蠹財物不已甚乎乃至元三十一年亦嘗經紀於湖當時涖事者痛抑浮靡存其大綱損其糅目工亦不下六千四百餘人糧亦不下五

千石錢稱是然則湖之濟民也雖大而其弊苦民也亦不細夫以幅員數十里之奥區水自長山犇流而滙者八十有四派亦可謂一巨浸也而欲使之大旱不減大澇不溢可溉而田可運而河可使為利而不可使為害厥惟艱哉牢捍禦以防衝決深濬導以治填淤多門閘以備蓄洩堅木石以俟悠久勞逸均而趨疾試省勤而集易期限戚而費省丁徒少而功多凡此八者倘非儉以體國勤以恤民深知利病者孰

克臻其具美哉大德乙巳春都水監丞行檄相湖中
順大夫鎮江路總管史公實董修役公以名門貴介
春秋富而見地高力量毅而精思到以節用愛人為
根本以至公無私為權衡懲昔大奢酌今便宜作於
仲春之初息於莫春之首環湖上下陵埠巋然厚且
完固斗門石礎暨諸亟竇辰次星列陽開陰闔視舊
制無毫髮遺然計工度財纔及曩時三之一耳適務
民之義蠲抑配之苛嚴而恕暇而整跋涉揭厲與農

夫野人共辛苦有不勉者至親執鉏鍤訓誘之畀乎

予罕之執朴以扶也將成平章政事徹爾公臨視稱

善既畢工父老來言請壽諸石

吳淞江記大德九年見名臣事略失名

歲甲辰前海道千夫長任仁發以吳淞江故道堙塞使

震澤之水失其就下性為浙西居民害垂二十年上

疏條具利病疏導之法中書省以聞特命平章徹爾

公董其役公乃相其山川形勢之宜高深廣狹之度

工役之數錢穀之費畚鍤之用飲食之需命民索綯乘屋厚稾桔以防其卑濕為醫藥以防其疾疫時作輟以防其倦怠上以誠感下下以誠應上民乃歡呼四集樂於趨事赴功始於大德八年冬十一月望前二日西自上海縣界吳淞舊江東抵嘉定石橋洪迤邐入海長三十八里一百八十一步三尺深一丈五尺闊二十五丈役夫為數一萬五千為工一百六十五萬一千六百七十有奇至九年二月晦畢工復置

閒實啓閉以時物無疵厲民無夭閼而事竟集

翟思忠復修練湖記泰定元年

水在天地間為利甚大利不興害不除民之生奚以遂陻不通淺不濬水之利奚以興京口漕運迤邐夾岡勢卭儆奔牛呂城閘堰之捍瀉不日矣南去數百里皆無水源仰給練湖自長山八十四汊流為辰溪瀦而為湖不有疏鑿則有壅淤不有隄防則有奔衝丹陽金壇之田衆廣勢下儆湖之承滙有年矣若夫春

淫夏亢潴之浅之此湖得用而河得濟也歲遷月改淤之澱之此湖必疏而河必濬也隨勢上下中埂一為湖二函磋斗門一一有法旱不乾枯澇不渰没湖水放寸運河注尺其功如何哉郡當南北要衝貢賦之輸運聘介之往來蠻商蜀賈荆航吳楫泛閩浙上京師者無虛日至泰定元冬湖河淺塞牽夫頓蹶進不能趨車挽肩輸公私病之浙省平章政事拉哈光禄暨僚屬僉謀委前都水任少監路總管毛公計工

程適平章政事元布達拉榮祿赴召旋得上聞命行省叅知政事董中奉行臺侍御史和托拉察噶奉親臨之兼司副使管本巴奉議僉事華善奉議董督之省鎮撫會立萬戶豐巡之凡募五郡夫萬五千二十二人工六十日郡廢錢六十二萬七百二十緡米萬八千九百餘石皆出於官由程公壩抵浦河口百二十里深濬四尺廣上五尺廣下三尺畚壤培岍霖潦不復漼河底半高置函管五十四一利舟漕一利田

溉於是河流瀰漫大艘小舫悉得通行無膠澁之厄又役三千人舟千隻工九十日郡廢錢二十七萬緡米八千一百石以南湖泥茭根植淖不可斸鍤止求土漕堤埂為斗門一石礎六石函十有三一備啓閉一借蓄洩於是湖波瀲灩官漕民田悉得灌溉無旱澇之虞時泰定甲子春也噫昔漢開南山渠鑿褒斜道唐門三山門鑿廣運潭今國家舉河之重役民忘其勞興湖之大利民賴其便是非天休涵濡省臺贊

襄安能奠此大功姑記其實俾來者有所考云

陸文圭江陰濬蔡涇閘記至順三年

暨州瀕江受蘇常以北之水鵝鼻灣西折入黄田港出上閘通五卸堰凡九里一曲第二曲至新橋夏浦之潮自蔡涇與港横出滙爲泥沙閘廢土堙水淤不洩至順以來暵潦相仍行省謂江陰居湖下游首議挑浚分委官吏差募人夫由蔡涇北出江口十里一百五步積壤斵高用力尤艱同知州事萬侯慨然任責

專督下閘以西一千八百五十餘丈用夫一千八百餘壬申二月起工至三月而竣事

張天英至正石塘記至正七年

吳江居具區上游昔吳郡也其地濵太湖故築堤塘以為保障唐穆宗朝刺史王仲舒為橋以達其道路宋紹定間提刑吳淵命知縣李椿重修之自版圖入國朝以民衆陞州又五十餘年矣州長諸海公至州之明年乃謀諸僚友曰為政莫大於安民安民莫急於

水患繇長橋而南至於平望延袤四五十里風濤衝激日夜無休時置郵慮危官具修以數則民多蒙其害予甚欲然將築以厚完之必鎮之巨石然後可對曰斯塘之為民害也久矣或巨浸颶風小石皆為之漂蕩官日修治因循塞責朝壘夕傾皆虛其費自省郡及州之官屬往往有志於斯卒無成議今賢侯為吾父母有子民心以化其下下之人曷敢不竭忠以報方今朝廷弛佛者力役使出財以助里胥衆皆義

公之為願盡輸其財以樂成公家事使我子孫將為
無恐矣公大喜知州孫公嗣遠聞之亦喜而賛相曰
嘗聞佛者以善誘人而信從者衆以官府使民民勞
而功半公然之遂招致空山小山清溪獨芳四僧至
堂上議皆稱善命胥三人曰謝珍俞立陸文彪掌其
財用之出入吏二人曰何宗善劉景泰掌其工事材
器之名物而書其數凡日成月要及執事者以聽於
四大士焉明日祭白龍祠下卜人占之曰吉即經始

實至正六年四月也昔公治湖州事知彼官有餘石乃聞於省府命給與之凡三千餘版於時天無淫雨水不揚波五穀亦大熟況吏廪而司會計者公無私四人又篤行其道不避寒暑與百工分其勞市價傭值均給無少損是以羣公無不盡其心力者總其費為鈔八千餘錠石之工五萬四千佐其役者倍之塘基崇丈其廣丈四尺有竒其修一千八十丈相其地勢輒墄水竇以疏横流凡為竇一百三十有六衆皆

驩然曰誠亘古未之見也既訖工復搆室道周曰丁亥安居有道行者以守置田若干畝歳積其入以為後人營繕計令不費官不役民農不違時有司不煩其政田里人不知有隷卒而大事克成以為長久之利使人人履坦道而躋春臺微明公善政何能致若是哉七年春二月落成立石門於南浦亭之南鄉表之曰至正石塘所以識年號從民望也是日公大宴賔客官屬與百執事百工賞與有差文武賔士咸歌

詩獻酒以爲公壽且曰天將成一代之偉績必生一代之偉人吳江公偉人也上世高昌氏父祖皆社稷臣公自中書舍人提點資乘庫出治中興郡今爲是州烏乎石塘萬古當與吾侯之名同萬古也咸願刻石以彰厥美而系之以歌曰震澤之陽兮吳江之州維熙之世兮逢此賢侯受天之禄兮憂民之憂視民如子兮爰始爰謀易險以正固兮周道孔修行道之人兮罔弗悅懌民今無患兮緊吾侯之力蛟龍在淵

兮毋嚙我石垂千萬歲兮纘禹之績至正七年開城

州判官張天英記

楊維禎都水庸田使司記至正八年

天地位而水為之脈絡脈絡運而天地之功成古者水

病民神禹治之功侔天地代之職水者雖小大不等

其得一日廢耶此周之匠人稻人漢之水衡水司空

之官所繇著而今都水使監之司所繇立也大德初

司置平江曰行都水者泰定年改庸田遷松江以廢

置不常人視為㡾舍故棟其署寄署於他所至正元年重置司平江秩隆三品轄江東浙東西道官與風紀重臣交調御兼行工部事掾屬亦皆視司臬吏選郡縣守令咸受節制司之權崇勢重視昔有加八年都水使者遵達納實哩公來謂今聖天子切切焉以東南租稅之出重在三吳而三吳水國也故署都水司平江而官吏寄署他所事體弗稱先是請於朝得給官錢四萬緡仍得撥地郡治西財賦府故基若

干畝於是鳩工庀材經始於是年十月八日不三月
告完中堂宏廠挾室靜密幕司曹舍鱗次翼張旁為
繚垣前為崇閎氣勢突兀規模備具吳父老咸扶藜
仰瞻嘖嘖稱賛以為不自意垂白復見是司之新也
既而羣工竣事長貳率僚屬位正新守相與舉酒落
成幕元僚沙君來請於維禎願有以記維禎考中吳
水患自宋李兵部韓殿省郟亶父子經營規畫亦詳
矣其溧陽五堰江陰十四瀆宜興大吳等瀆松江曰

塘曰浦者凡一百三十有二志籍尚可稽也然未若我朝知力足以興除其利害而德足以消其震盪漂忽之變也大德間三江湮塞平章徹爾氏濬治功成民到於今稱之邇者洪河暴決折而西北流天子一念動坤載遣使沉壁而河復故道吁官都水者上以聖天子之心為心下以徹爾氏之功為功三吳之民尚有昏墊而無訴者乎抑相水之職本諸順天之理世未有順於理而利不興亦未有逆諸理而害能除

者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行其所無事者順理也縣之反事則以方命命者何即理也以水為職者職與理應雖湯湯可乂不則天下之治水者皆縣也可不慎哉左公字廷憲居憲府使雲南岩岩有風采奮髯之頃奸膽盡落居官視民饑溺猶己是年十二月除浙東閫帥大使尚公有用字繼賢是年九月九日於官副使算卓字質卿康公若泰字魯瞻是年五月除國子監司業僉事觀音努公字國賓是

年十二月除福建憲僉事王公仲溫字輔卿照磨李
璵字公錫分事董者掾史錢璹奏差蔡琳李報也繫
之辭曰邈哉法象頻玄與黄坎德流長雷雨在上江
河在下吐内陰陽維坎之德惠迪惟吉從逆惟殃帝
憫下土具區芒芒忽焉震湯周官稻人漢司水衡利
修於農叶爰設司存保彼東方臯臣之良為天子使
材貞且榦不吳不揚相彼天時以順地理愍肥海邦
水居其壑土反其宅昆蟲蟄藏畊食鑿飲男樂其作

女修其紅叶年穀屢登順成八方其蜡悉通叶職臣

報功曰我水庸長發農祥作浪反

吳中水利全書卷二十四